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七回 巧遮飾窮人裝闊綽 硬乾沒惡漢遇強梁

原來伊紫旒的待人接物，處處不同，他對了陳兩堂等輩，雖是裝窮；對了五少大人、貽敬曾、蕭志何等，又必要闊闊。此刻無意中被志何看見他一大堆的當票，如何不惶悚？論他的當票，自然總是他未撈著喬子遷的四千以前當下來。這兩天又忙著碰和吃酒，未及取贖的，自不必說。虧得他偏有許多急智，看見志何進來，一面招呼，一面向兩堂遞個眼色，一面讓坐，一面從容收拾那當票，仍舊疊起來壓在硯台底下，笑對志何說道：「我說一個人總不要去嫖，一犯了這個字，憑你飛天本事，總要變了冤大頭的。你看這一疊當票，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。」

志何道：「為甚麼呢？」紫旒道：「方才到花錦樓處坐了一坐，她便塞給我這一大疊，說明天要去看跑馬了，她的甚麼密行棉襖咧，珠簪子咧，珠押發咧，都在這裡頭，要我代她取贖，你道冤不冤？」志何笑道：「只要有了這個交情，也不算甚麼。」

三個人談了一回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兩堂辭了先走，紫旒送他到門口，悄悄地說道：「你說難不難？我和你是生平第一知己，所以盡情披露，卻不料被他走了來，不得不撒一個謊。我的窮只可為知己者道，又豈可叫他們泛泛交情的知道呢？」兩堂是個率直人，便連連道是。紫旒送了兩堂出去，回身入內招呼志何道：「天色不早，我們到一個地方去坐坐，再到一品香吃飯罷。」志何道：「先到那裡呢？」紫旒道：「也是一樁冤事，張梅卿明天看跑馬，缺少一對珠花，要我代她借一對用，你想這樣東西到那裡去借？又是個情不可卻的事，只得拿內人的一對去給她戴兩天。」說著，拿出珠花給志何看。志何道：

「難得尊夫人這等賢慧。」紫旒笑道：「只騙她說朋友人家借去照樣穿的，那便告訴她借給梅卿？」說著，袖了珠花，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張梅卿處。

張梅卿自然是笑語承迎。紫旒取出珠花，遞過去。梅卿打開匣子看過，不勝歡喜，嘴裡不住的千恩萬謝。恰好房裡的丫頭阿巧從外面走進來看見了道：「噯呀，可是伊老爺送的？」

梅卿道：「是。」阿巧又問紫旒道：「伊老爺，可是你送的？」

紫旒笑道：「是借給她戴兩天的。」阿巧道：「我不信，一定是伊老爺送的。」紫旒只含笑不答。梅卿道：「你管他送也罷，借也罷，我只有得戴便是了。蕭大人、伊老爺只怕沒吃晚飯，你去拿筆硯來，請兩位點菜，就在這裡便飯罷。」紫旒道：

「不必了，我們到一品香去。」梅卿道：「又是誰請客？」紫旒道，「不是誰請客，我們兩個去吃晚飯。」梅卿道：「這又何苦？其實那兩樣大菜也吃膩了，就在這裡罷。」紫旒無奈，便隨意點了幾樣菜。梅卿又交代阿巧說：「蕭大人、伊老爺都是要吃外國酒的，拿擗子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頂好的金頭香檳酒來。」阿巧答應去了。梅卿又追到房門口，咕嚕了兩句，方才回來應酬蕭、伊二人。過了一會，酒菜來了，阿巧調好坐位，梅卿讓二人入座。紫旒看時，只見除了點菜之外，多了一大碗清燉魚翅，一小碗雞粥燕窩。紫旒道：「這未免太費了！隨意吃點飯，何必弄這個？」梅卿笑道：「不成敬意的，請罷。」

於是慇懃勸酒。二人飯罷，略坐一會，便一同出來。志何道：

「我說張梅卿是一個張飛，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，原來應酬工夫極好。」紫旒道：「何以見得她是張飛呢？」志何道：

「《三國演義》話說，張飛豹頭環眼，聲若巨雷，勢如奔馬。」

梅卿唱起來，豈不是聲若巨雷？她那一派行動，說她勢如奔馬也不冤枉。至於她那副尊容，這豹頭環眼四個字，更是確切不移的了。」紫旒笑道：「這未免過於形容了。」說罷大家一笑分散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寓滬西人賽馬之期，俗話就叫做「跑馬」。

這三天之中，那些看跑馬的人，真是萬人空巷，舉國若狂。妓女的衣飾，個個炫異矜奇；闊少的馬車，人人爭強賭勝。外國人在那一邊賽馬，中國人在這一邊賽怪現狀，也無暇細表的了。

過了這三天之後，紫旒還沒有起來，牛性便來取珠花的回信，坐在書房裡等候。紫旒起來梳洗，牛性便問回信。紫旒道：

「剛剛這兩天我在這裡看跑馬，沒工夫去問，今天下半天我去問明白了，對的拿了洋錢來，不對的拿了東西回來，你明天再來取回信罷。」牛性答應去了。

紫旒挨至下午，一個人獨走到張梅卿處，梅卿正在那裡梳頭呢，見了紫旒，便百般應酬，叫人去買點心，泡好茶，嘴裡拉長拉短的，說前兩天看跑馬，誰的衣服新式，誰的馬車講究，直挨到梳完的頭，天色已將入黑，方才起身，在衣櫥裡取出一個小小紅木拜匣，用鑰匙開了暗鎖，拿出那一對珠花的盒子來。

紫旒看見，以為是要還他的了，正待起身去拿，梅卿一手將拜匣仍舊鎖好，叫阿巧拿去放還原處，自己卻捧了那珠花盒子，笑著說道：「伊老爺，我說一句不應該說的話，今天晚上，我姊妹人家有點喜事，我要去吃喜酒，這對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，明天再還你，不知可使得？」紫旒未及回答，阿巧正在衣櫥旁邊放那小拜匣，聽說，便插口道：「噯呀，這對花原來不是伊老爺送的，是借的麼？」梅卿忙向紫旒丟個眼色，說道：「誰說是借的？我不過因為這是值到一千多的東西，恐怕伊老爺心痛捨不得，故意和他取笑罷了。」紫旒聽了這話，無可奈何，點頭不語，坐了一會，只得搭訕著走了。梅卿送他到房門口，他又再三叮囑明日要來取的。梅卿滿口答應，紫旒走了出來。

到得次日，牛性又來了。紫旒不等開口，便說道：「那對花看是看對了，只是價錢上要有點落。」牛性道：「還多少呢？」

紫旒道：「只還得一千二。」牛性道：「唔，這是甚麼話！」

快拿出還了我吧。」紫旒道：「他說便這等說，東西又不肯還出來，只怕還可以望加一點。」牛性搖頭道：「遠得很呢！」

紫旒道：「前路到底要多少？你不要當中賺的太凶了的。」

牛性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這東西若是落在別人手裡，那是一千七八都會討出來的，就是我拿給別人去看，也少不免要討個一千六七。因為你紫翁面上，我說了實價一千五，是一個不能少的。此刻我們老實再說句交情話，價錢是一個不能少的，可是賣了出去，我有個九八回扣，五二一、一二，我有三十洋錢好處，這個人情，我賣在你伊老爺面上，叫他扣了，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來。這是最老實的話，再要少了一絲一毫，紫翁你便代我把東西拿了回來罷。」紫旒道：「那麼說，我就代你達到，對就對，不對明天還你東西罷。」牛性道：「就是今天下半天罷，何必又要明天？須知你這邊看不對，還有別人要看呢？」

紫旒道：「還是明天罷，我還有別的事情，那裡有工夫專代你們忙這個？」牛性作色道：「噯，這是甚麼話？這是你伊老爺找我的，不是我挨上門來求你的，這是甚麼話？」紫旒連忙陪笑道：「失言，失言。我這是對那邊說的話，一時口快，在你面前說了。」牛性還悻悻的說道：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說著便站起來要走。紫旒再三陪笑，堅約明天，牛性方才去了。

接著花錦樓打發人來請，紫旒便去，花錦樓奸著要碰和，紫旒只得寫條子邀了三個朋友來應酬他。才碰了四圈，已經是六點多鐘了。紫旒有事在心，便叫花錦樓打發人，自己走到張梅卿處討珠花。入得門來，梅卿正房裡有客，阿巧出來招呼到旁房坐下。等了一會，梅卿過來，阿巧便去了。紫旒抬眼看時，那對珠花早又戴在頭上了。喜得左右無人，便悄悄的說知要取還的意思。梅卿道：「伊老爺，對不住，明天罷。我此刻已插起來了，忽然又除下，叫那邊客人看見難為情。伊老爺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一生都要撐窮架子，你此刻忽然拿了去，便連你也不好看。」紫旒未及回答，附巧又跑了來，說道：「那邊桌面擺好了。」梅卿起身道：「對不住，請坐一坐，我到那邊招呼坐席去。」紫旒只得放她去了。阿巧陪著坐了一會，沒甚意思，只得起身，阿巧忙招呼梅卿出來相送。紫旒又堅囑明天不要誤事，一逕回到花棉樓處，悶悶不樂，草草終了和局。

次日一早，牛性又來了。紫旒還未起來，聽得牛性來了，故意俄延到十一點多鐘才起來，梳洗相見。牛性等得心焦已極，一見

了便問：「事情怎樣了？」紫旒道：「你莫忙，馬上還你東西。」又問吃過點心不曾？一面叫買點心來吃，一面催著要吃中飯。對牛性道：「你不要心急，在我這裡吃過中飯之後，你只在這裡等一等，我馬上去代你取了回來。」牛性沒奈何，只得捺著自己的牛性等他。紫旒又扯東扯西的和他談天，足足到了一點半鐘以外，方才開出中飯，還備了一壺酒，請牛性吃，等酒飯吃完，已是兩點多鐘。還要等車夫吃飯。直俄延到三點鐘牛性再三相催，紫旒只得坐了車到張梅卿處。只見阿巧迎出來道：「已經跑馬車去了。」紫旒愕然，不覺隨口問道：「為甚事跑馬車去？」阿巧笑道：「伊老爺真好笑，今天是禮拜六啊！」紫旒暗想：我不難也坐了馬車趕到張園，但是他倘使插在頭上，如何肯拔下來還我？若是未帶出去，又如何肯就回來取給我呢？牛性那廝又坐在家裡，這一次回去，又拿甚麼話去搪塞呢？一面盤籌打主意，一面退了出來。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車，仍回到鴻仁裡，望著自己門口，倒有點鴛起不前之態。

一腳才跨進大門，恰好跟著一個人遞了一封信進來，紫旒按來一看，卻是魯薇園的。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浹旬不晤，塵俗頓增，頃擬趨教，輒恐相左，專價走探。

倘駕未他出，至祈少候，即當摳衣。紫旒先生足下。薇園頓首。

紫旒一面看信，一面走進客堂，牛性早迎了出來，問道：

「想已取回來了。」紫旒道：「你且莫忙。」一面對來人說道：

「我本來要親去拜望你們老爺，因為身子有點不爽，有甚見教，就請你們老爺過來罷。」那來人答應去了。紫旒對牛性道：

「我方才代你去討東西，誰知他們又跑馬車去了，不曾遇見，你晚上再來，我總代你討還原物就是了。此刻我有一個朋友來坐，這個人是山東下來的委員，是代山東撫台辦萬壽貢品的，馬上要來拜我，說不定這裡頭你可以撈點生意。你晚上八點鐘再來一次，順便取還原物，再聽這委員的信息罷。」說罷，又把那封信遞給他看。牛性聽說又有生意可望，便自去了。

你道魯薇園為何忽然要來訪紫旒？原來他那電報打去之後，山東撫台接著了，便交與文案委員擬復，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裡，仰方有意捺了兩日，才擬定復稿，大約說是來電已悉，果如所稟，仰即相度情形辦理，仍當訪查明確，勿宜冒昧云云。